

宋林阁 著

华夏出版社

绥远起义之后



绥远起义之后

宋林阁 著

华夏出版社

1993年·北京

6004456

(京)新登字045号

内 容 说 明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省按“绥远方式”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应董其武将军的请求,派政治干部赴绥远起义部队实行团结改造政策,促进起义部队解放军化。隐藏在起义部队里的特务,拼命破坏团结改造工作,并在国民党高级特务机关策划和直接指挥下,在起义部队内部组织别动队,建立和扩充华北反共救国军等反动武装,妄图东山再起。他们在阴谋活动中杀害了不少共产党政治干部和进步的起义官兵,惨绝人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干部认真贯彻团结改造政策,紧紧团结进步的起义官兵,同别动队特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将叛匪、特务一网打尽。把起义部队改造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绥远起义之后

宋林阁 著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兴包头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8.375印张 408千字
199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80-0016-1/I·287

定价: 10.80元

引子

昔日，也并非久远的昔日。

一个隆冬的夜晚，绥西的天气突然起了变化，浊云，从高空低低地压下来；风，卷着雪片掠过大青山顶猛扑下来，又疯狂地卷起地上的黄土扬向天空。浊云、狂风、黄土、雪片混杂在一起，漫天狂飞狂舞，像比赛、像混战，黄澄澄混然一体。气温骤然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十多度。像要刮瞎人的眼睛，像要阻止所有人、阻止一切生命的活动。然而，就在这时一辆适应战地颠簸的美式军用吉普车却神不知鬼不觉地驰出了石头堡奔驰在至托斯市坎坷的公路上。

冰天雪地，吉普车颠簸得很厉害，里边坐着的一位将军，浑厚敦实的身子上下跳动，可以断定，他被颠簸得很难受！然而，他刚刚离开“反共复国会”，满怀美好憧憬，统治了他的灵魂、肉体，根本没有感觉到颠簸的难受。车子本来开得够快的了，他还嫌车子跑得慢，沉着他那肉敦敦的圆脸，一再催促司机再加大油门，用最快的速度赶路。而且不断俯下身子，探出肥胖的脑袋，在黑暗里观察飞驰而过的、他又十分熟悉的景物，判断车子跑到哪里了，走完了多少路，还有多少路？

在他旁边坐着一位高个子校官，心情同他的这位将军一样，心急如焚，也没感觉到车子颠簸的难受，弯曲着身子，一直

向外窥视，嘴里不停地向他的将军报告车子跑到什么地方了，走了多少路，还有多少路？

年轻的司机也非常聪明，他熟知长官的脾气，也深知长官此时此刻的心情，如果说颠簸得难受，如果说减慢速度吧，如果说停车吃饭喝水吧，准会受一顿训斥。因此，他无奈也忍受着难受，饥饿，口渴，加最大油门，用最快速度飞驰……

吉普车奔驰了一夜，凌晨三时到达托斯市。

将军、校官下车后，以超人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忍耐着饥渴，未进他们那温暖而又有心爱的太太等待着的公馆，休息片刻，喝口水，吃顿饭，却一步踏进他的副官处，叫醒他们最亲密的贾崇真副官，让他按名单通知校官以上亲信到指定地点听将军训话。

狂风还在吼叫，雪片借助风力，仍然像子弹似的平扫，向房屋、向墙壁、向夜幕里行动的人平扫，顽强地阻止他们的活动。然而，那些看不清脸庞的人，个个像出洞的狐狸，出穴的毒蛇，小心翼翼、步履敏捷地不顾一切地向指定的地点溜窜。一会儿，一个僻静处的小屋里，黑密密地挤满了人。

严寒侵袭人的肌肤，心脏，满屋子的人被冻得“唏唏噤噤”的打着寒颤！

将军胸中好像抱着熊熊的火炉子，一点儿不觉寒冷，他为了让人听清楚他的声音，两步走到中间，挺着他那敦实不知疲倦的身子，瞪着他那由于心急而暴露着的炯炯有神没有丝毫倦意的眼睛！开始训话。但他为了驱除屋子里、人们内脏里的寒气，为了震震小屋的气氛、提提人们的精神，他说：

“马上，我们师要来一百多口猪！”他脸上闪着诡秘的微笑！

“正好，过年啦，杀吧！过个好年。”“对，杀吧，过个好年。”

“不能，现在不能杀，带到黄河后套再杀。”

“那为什么？过年不杀，往后套带多难走哇！”

“杀吧，别往后套带……”

将军的话引起满屋子人七言八语。

将军面对这些莫明其妙的人，脸上浮动起更得意的微笑！

“带到黄河后养一段再杀，肥了多杀肉……”高个子校官不失时机地插言解释。

“杀！”

“杀吧！”

“别往后套带，杀吧，过个好年！”

黑压压的人还是不停的叫嚷……

“大家不要心急吆！”校官带着有点生气的口气，恳切地说：

“到了黄河后套，这些猪就跑不出了，是进釜之鱼，入口之肉，早晚是我们的一刀杀。我敢打保票！”

黑影里的人，似乎接受了校官的解释，不吱声了，然而，他们内腔里滚着的热血，沸腾了！他们不冷了……

训话开始了。

黑会开始了。

目 录

引 子

第一卷	探索·····	(1)
第二卷	反化共·····	(72)
第三卷	反威胁·····	(156)
第四卷	反叛变·····	(252)
第五卷	决战·····	(439)
后记·····		(578)

第一卷 探 索

还是塞外那个隆冬。

一列闷罐车满载着从解政军里抽调出来的政治干部，轰隆轰隆正在驰向塞外隆冬的黎明。沿途，小站、大站一概不停。

“10”号车厢里是到起义部队B师C团的政治干部，他们都盖着自己唯一的一条绿色军棉被和刚发下的绿色皮军大衣熟睡着。鼾声和火车的轰鸣声交响在一起，洒在京绥线上，洒在塞外寒风怒吼的狂夜……

黎明在悄悄降临！

车厢前半部里侧，忽然鲤鱼打挺似的腾空跃起一位胖敦敦的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军人。他双手高举，用劲伸了伸窝了一夜有些发僵的身子，然后原地大幅度转动起腰来。转了一会儿腰，又双手握拳，左右开弓，用猛劲冲起拳来。如果他面前有个人靶子，能一拳把人打个跟头。看他那冲劲儿，如果不是脚下躺着人，他还要踢脚，很有一股不怕寒冷、不怕困难的倔强劲儿。

论身材，他并不矮，算是偏高的中等个头儿，因为胖了些，显得矮了点儿。白色丰满的圆脸，颧骨处透着微红；厚嘴唇紧紧闭合。浓眉下大眼睛闪烁着锋利的光芒，显示出他充满自豪侠义之气！

他叫石钢，是解放军的一位营教导员，一向倔强好胜。这次来绥远前，在长辛店华北军政大学集训时，他发下誓言：“交给我哪个营，我改造好哪个营。希望交给我一个最难改造的营……”好像他面前没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可畏惧的！

石钢活动了一会儿，不知火车行驶到哪里了，心里闷得慌，就伏贴着罐车车厢缝用嘴哈出热气，想融去车缝里的霜雪，往外看看。可气的是，哈了好久，无济于事。他干脆掏出小刀顺着车缝上下用力划动了几下，霜雪被划掉了，他俯首往外一看，“啊！好大的雪啊！”惊疑地叫声，惊醒了不少同志，纷纷起来学着他的办法，划去车缝里的霜雪，头挤着头，往外窥视。

这时，石钢又觉着从车缝里往外窥视，只能看到一条白线，不传大、不广阔、不痛快！于是，他隔着躺着的人大步跨过去，干脆打开了车门。雪虽然停了，可是寒风带着西伯利亚的寒流，毫不客气地扑进车厢，这一下谁也睡不成了，一个个都起来了，披着被子挤插在车厢门口，观赏起从来未见过的塞外雪景来。

他们朝北眺望大青山，山峦重重叠叠，银装素裹，横贯东西，像万里白色屏障。既雄伟壮丽，而又庄严肃穆！多么迷人，多么令人振奋……

任命为C团政治处主任的李勇，二十五六岁，身材高高的，稀疏的天花均匀地洒落在黑脸庞的各个部位，显得很结实。他深深理解同志们的心情，怕出事故，赶快过来，用几个人的裹腿，搓成粗绳，在车厢门口上上下下、横七竖八拦了个网，让大家尽情地观赏这从没有见过的大雪天、大雪地——大雪景。

李勇举手指着大青山上最高的两个山峰告诉大家：

“小时候听人拉呱说，那两个最高的山峰名叫‘二郎山’。

这个‘二郎山’，可不简单哩，它为大宋朝抗辽兵出过大力呢！山顶上曾经插过标着‘杨’字的大帅旗呢！那帅旗在北风中‘呼啦，呼啦’地飘扬，威震敌胆哩！”

石钢顺着李勇的手指处看去，果然看见了披着白雪的“二郎山”，惊愕地呼叫：

“可不是！两个高山头并着肩膀哩！像两个翻穿皮袄的老头儿，稳坐山顶，还在固守着北国边疆哩！我打心眼里佩服它！”

李勇借题发挥说：

“这次来团结改造起义部队，任务艰巨，环境艰苦，谁要是想家、想老婆，当‘草鸡’，当‘狗熊’，那他还不如宋朝的杨家将、杨家兵呢？”

“大概是你想老婆啦吧？”石钢马上顶上来，一边说，一边挥动着手向大家宣布：“我告诉大家，主任是刚结婚的新郎，新娘的名字叫于琴，长的别提多漂亮啦，又白又胖，小辫发亮，如花似玉呀，怎么能不想呢？情有可原哪！”

李勇没料到，引火烧了身，“我是让大家不想老婆”，脸上、项颈都泛起了羞红，“我发誓：我保证不想老婆！”

“主任骗人啦，他心眼里想啦！”石钢极力煽动。

“心眼里也没想，保证没想！”李勇极力争辩。

“摸摸他的心跳了没有？”石钢说着就搂住李勇，用冰凉的手插进李勇怀里喊：

“主任的心，咚咚直跳，真想老婆啦……”

“石教导员也想他的未婚妻啦，”李勇又向右钢反击，“刚批准他结婚就调到绥远来啦……”

“摸摸他的心，摸摸他的心……”众口喊叫！

石钢一蹦，跳到车厢尽里头，双臂紧紧抱住自己的胸口。

谁也拉不开，插不进手去。

“哈，哈，哈……”整个车厢的人都大笑起来。

笑声，开怀的笑声，随着飞驰的列车飘荡在京绥线上，飘荡在广阔的雪野……

想，怎能不想呢？想是真的，不想是假的。抽调到C团的政治干部，是刚刚奉命北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从豫北战场步行到北京的，完全可以说，刚刚从解放战争硝烟烽火里滚出来，刚刚停住长途行军的脚步。很有几位是刚从洞房里出来的新郎，很有几位正热恋着妙龄貌美的姑娘，正待结婚。多么甜蜜的生活！多么美好的明天！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顷刻之间被从老部队里抽调出来，去塞外改造起义部队。何时完成任务？何时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谁能回答！想自己如漆似胶的新娘，想自己的恋人，是极易令人理解的呀！……

难怪，开怀的大笑之后，渐渐沉默下来，似乎每人慢慢浸入了绵绵难断的思绪……

“哦！”到六连任政治指导员的关清源醒悟地一叫，“原来咱们没有来以前，古人就来过塞外啦？”打破了沉默。

“关老爷，”宣传股长松波拍了一下关清源的肩膀，“不但宋朝杨家将领兵在这里打过仗，两千多年前，从西汉高祖起就有不少皇室宗女出嫁到这里呢！汉元帝时王昭君就是出名的一个。她出塞后，当了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皇后，安定了匈奴，比你‘关公’还强呢！”

关清源被说红了脸，他为掩饰自己的羞赧，又故意逗乐说：

“汉朝？汉朝是俺那一朝，我咋不知道，欺骗‘关老爷’有罪！”

“噢！关老爷有意见啦？”松波笑了笑，“王昭君比你还早二

百多年呢，你咋能知道？”

“啊！真不简单哪！”关清源抖了抖他那宽肩膀，大宽脸闪了一下佩服的气色点了点头。

“嫁到塞外当老婆！一辈子不回去？”四连指导员万可好像听到了奇闻，长圆型的脸上浮荡着惊疑的神色！

“老万啰，别看当老婆，能顶百万雄兵哪，汉蒙和好，不用打仗，北国安定，匈奴年年给大汉朝进贡呢！”松波转过身子看看万可。

又是许久没人说话。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英雄行为激起了大家的壮志豪情，在脑海里涌起了崇敬的波涛……

李勇，好像是获得了他想获得的收获，脸上流露着笑容！

车厢后头里侧角落处，坐着一位四十多岁年纪的人，用被子盖着双腿，穿着没见过他离过身的黄色旧军大衣，头靠在车厢凹角里，仰着像关云长一样的大红脸，尽管车厢里热闹非凡，他总是眯着眼睛，纹丝儿不动。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觉。他就是C团政治委员张洪远。他正在默默沉思、细细回味华北军区首长的报告：

绥远方式好哇！是毛主席解决国民党军队方式之一，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方式。起义部队原封不动。军事人员从班长到董其武将军都是原职原位，有职有权。对他们不是改编，而是团结改造，把他们团结改造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单地说，就是要解放军化。党的政策啊！不能忘掉“认真”二字，丝毫马虎不得。

忽然，张洪远那大红脸又严肃起来，耳朵里又响起华北军区首长的另一种声音：

“同志们！你们要看到更大的困难哪！你们知道绥远是最后解放的，北平、天津、太原、张家口、察哈尔解放后，许多不服

从改造的特务分子，麇集绥远，和起义部队中的特务勾结在一起，一定会破坏捣乱的，你们必定会遇到尖锐、复杂的斗争！你们去了一定要正确宣传团结改造政策，运用好团结改造政策，把马列主义的红色种子和风细雨慢慢洒落在起义人员的心田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会变成红色的，会扎下根去的，会站稳脚根的。胜利是属于你们的。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探索吧，不难，都会有表现的。”

张洪远的红脸还是笑了，长时间的笑起来了……

车在隆隆前进，雪景飞也似地向后疾逝……

大家又俯视近处，没有边沿的蒿草露着半截，枯黄的杆子上挂着毛茸茸的白雪，在风中不疲倦地摇摆着。那雪花好像挂得不牢，一片片飘落下去……

村庄非常稀疏，火车行驰许久，也看不到一个村庄，偶尔看到一个，也只有几户人家。大概是为了抗寒，小屋全是半阴半阳，而且被大雪覆盖着，几乎看不出是个村庄来。

空旷，沉寂，有时也让人惊心，让人胆寒！

李勇敏感到这荒凉会影响同志们的情绪，就故意向保卫股长柳溪说：

“唉，你不是熟悉绥远的风土人情吗？你给大家讲讲绥远的好处吧！”

柳溪闪了一下机灵的大眼睛，心领神会，立刻兴致勃勃地说：

“同志们，塞外是个好地方，”他塞外的口音很重，“粮吃不完，肉吃不完，奶喝不完。唉，就说塞外的雪吧，也吃不完。不管你到哪里去，不用带水，渴了吃把雪，一把不解渴，那你就吃两把。一直可以吃到明年三月。”

“为什么能吃到明年三月？”李勇有意提问，好让他说下

去。

“你们听我慢慢讲来！”柳溪不慌不忙，“这场雪，在绥远称‘座冬雪’。座冬雪的意思是，雪要过冬，过冬不化，一直延至明年旧历三月中旬才开始融化，不是可以吃到三月吗？……”他脸上浮动得意的笑容！

二十四五岁的柳溪在晋北塞上生长，穷乡僻壤，是苦水里泡大的苦孩子。为了吃饱肚皮，自幼跟绘画手艺的叔叔跑遍了晋北和绥远的一些地方，学会了盛兴农村的庙堂绘画手艺。由于出家跑外，风风雨雨经的多，异乡风情知道得多。

“吃雪有什么好的呢？”石钢不以为然。

“唉，吃雪当然不是什么好，但雪能清火，于人方便。再说，塞外是个美丽的地方。每逢春天，‘座冬雪’融化时，景色实在迷人，重重叠叠的山峦上全是积雪，一开始融化，雪水，由细流变洪流，由洪流变瀑布，奔腾到草原上又变成无数的涓涓细流。像从北边天际洒下了千百条曲曲弯弯的小河，自然灌溉着草原。太阳一出来，红光、银光、绿草浑为一幅十分美丽的山水、草原风光。等着瞧吧，大家准能大饱眼福！”

“恐怕我们不会住在这里？”石钢似乎抓住了他难辩驳的理由。

“唉！我说的是整个绥远山区、草原。”柳溪十分肯定，“而且越往西草原越大，天气越寒冷，积雪越多，春天的风光越美，不信，你就等到时候看！……”

火车跑得飞快，时间跑得更快。十时到了，目的地托斯市也快到了。托斯是个啥样子？起义部队是个啥样子？……

托斯，位于绥远中部，黄河的支流大黑河以北，是塞外的大城市之一，也是绥远毛纺工业的中心之一。这里驻扎着大部分绥远起义部队。B师也驻扎在这里。

B师，下辖五个团，A、B、C、D团为步兵团，E团为骑兵团。这个部队成份复杂，除特务外，还混有汉奸、土匪、地主、还乡团……

奇怪！火车没有到站，徐徐停在了托斯远郊的雪地上。一尺多深的雪呀！

“啊，大概是临时停车吧？”同志们猜测着。

车站稳后，“以团为单位下车整队！”总带队人发出了命令。

“军令如山倒”。整个列车上的同志们迅速把出发前发给的绿色皮棉大衣穿在身上，黑羊皮帽戴在头上，个个精神抖擞地蹦下车厢，跳入膝盖深的雪中。顿时，列车前站满了整齐的队伍。瞧，甚是好看：一列列黑羊皮帽，一队队绿色衣服，一行行红扑扑的脸，映在雪地上，鲜艳壮观，英气浩然……

雪虽然停了，但在高寒地带的雪野，北风呼啸着，使这些初到塞外的人儿仍感到异常寒冷。风像钢针一样刺得脸疼，甚至刺透了棉衣，上下牙“咯咯”地直打寒噤！谁都急切地盼望带队人再发出一道命令：“向驻地前进！”

可是，尽管人冷，尽管人心急，就是听不到命令。

啊，明白了，托斯城方向，急速地走来一簇行人。由于雪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走得非常吃力。这是驻扎在托斯的起义军队师以上首长，前来迎接赴他们部队的政治干部的。

B师的师首长走在最前边，走得虽然费力，但他们的速度达到急行军的速度。虽然天气寒冷，他们走到队列前时，身上都出了汗，个个喘着粗气，喷着白色的雾，在冻红的脸膛前缭绕。黑羊皮帽的帽脸上，浓黑的剑眉的眉峰上，胡须茬子上，都蘸上了一层霜雪，像化好装等待出场演出的老头儿。

为首的那位年青师首长，向带队人询问了几句什么？就急

促地直扑到离得最近的C团政治干部队前。他后边那簇人也跟着走过来。

“欢迎同志们，同志们受冻啦！”年青英俊的首长未停住脚就扬起手来招呼。接着就同C团政委张洪远，主任李勇紧紧地握手。张洪远、李勇从他的话语中，双手上，感到亲切，热乎。似乎能看出他的胸膛里，一颗红心颤跳着，热血奔流着……

张洪远、李勇正在疑惑这位英俊的首长，莫非就是B师师长？如果是，那么，团结改造工作定会顺利的。瞬间，这个美好的愿望消失了。他同张洪远、李勇握手后，后退了几步，站在带队人应该站的位置，热情洋溢而欢快地高呼：

“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冒着寒风，踏着深雪，欢迎同志们来啦！”

话音落时，他带头鼓起掌来。一列列队伍响起热烈的掌声。他后边的人，也跟着鼓起掌来。掌声在雪野荡漾……

掌声落后，他又热情地一一介绍师首长。不约而同，一双双好奇的目光集中到了师长身上。

师长，圆头圆脸，黑红黑红的。眼睛也圆圆的，目光炯炯。年纪，看样子有四十来岁。中等个头，体格粗壮，颇具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风度。他听到介绍，正步走到队列前，立正，举手敬了个礼，脸上浮荡着笑容，走到张洪远面前握住他的手，连连说：

“小弟汤福欢迎！小弟汤福欢迎！”

同张洪远握手后，又向右跨一步握住李勇的手连连说：

“小弟汤福欢迎！小弟汤福欢迎！”

同张洪远、李勇握手后，似乎他的热忱已经耗尽，扬了扬手对以下人员说：

“小弟汤福欢迎啦！”向后边退去。

副师长善吉，五十来岁，个子不高，比汤福矮半头。黑脸，

胸脯、腰板、腿脚，都像长年操练出来的那样，挺拔、硬棒。也颇具国民党将军的气度。他跟在汤福师长的后边，满面充溢着友谊的笑容！师长向后退去后，他疾步向前，紧紧握住张洪远的手，激烈的用劲颤顿，眼睛里闪着信任、友好之光，嘴里不停地

说：“欢迎！可把您们盼来了！”

之后，他又同李勇以及每个同志一一握了手，激情如一。

二

雪野欢迎仪式后，两千多名赴绥的政治干部，排着队，踏着深雪，向托斯市城东北郊一所学校里走去。

下午，天气有些放晴。两点钟时，才吃上午饭。

饭后，柳溪、松波等几位同志正想在学校院内或到学校周围踏雪散步。这时，师政治委员梁枫同志的警卫员小王骑马飞来。走进院内，马头仰天嘶鸣，吸引着许多惊疑的目光从周围射来。柳溪、松波等自然也都转过身来，看这飞来的人和马。马腿膝下挂满了白雪，跑得这么急，准有急事通知。

果然，小王跳下马来，从挎包里取出梁枫政委的通知交给张洪远就勒马而回。张洪远展开通知读后，喊他的警卫员小陶把李勇主任找来。李勇来后，看完通知，马上转向柳溪和松波高喊：

“不要出去啦，马上出发！”

原来，通知上是这样说的：

“各团政治主任和保卫股长、宣传股长，带上行李到师司令部集中。其他人员留驻地学习待命。”

梁枫即